



书画评论

大写意花鸟与道家精神之契悟

——浅论理勤功先生绘事玄微

张华中

夫丹青通乎大道者，必以简驭繁，以虚涵实。溯大写意花鸟之源流，五代徐熙创“落墨法”，破金碧窠臼，开逸笔玄门。宋僧华光月下观梅影，墨浑氤氲间，顿现孤山处士“疏影横斜”之诗魂。元章煮石山农，以篆籀笔法写老梅虬干，凛凛具金石气。至若青藤道人泼墨似风雨骤至，白阳山人运笔如惊电穿云；雪个以冷眼寒禽照见乾坤清气，苦瓜和尚借残荷听雨参悟真如。近代缶庐主人以金石朴拙入画，浑若商周鼎彝；白石翁妙造“似与不似”，混沌中自生灵明。此一脉心传，实与老聃“大道至简”之旨若合符契。《道德经》云：“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”绘事至境，正在损华饰而存真元，去机巧以近太朴。历代宗匠，莫不在笔简墨淡处直叩造化玄牝之门，此非“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”之真诠乎？

理勤功先生，玄元故里之灵苗也。其运毫布墨，深得“和光同尘”三昧。观其写梅：铁干盘空若苍龙饮涧，非止状寒英傲骨，实铸民族精魄于笔锋；万蕊参差如星斗布天，浓淡相生处暗藏阴阳化育之机。所作芙蕖，阔笔泼彩若云垂四野，墨叶翻飞处隐闻风雨之声；红萼亭亭似日浴咸池，绚烂中自有太初之朴。至若鲙鱼数尾，墨韵鲜活如濠梁观鱼，谐音“年年有余”而化俗愿为天趣，此非“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”之妙境乎？先生镌“我师梅园”“我画吾梅”二印，杖履遍历鄢陵诸圃。其品梅有悟，“清瘦孤疏为气韵，曲老斜奇作筋骨”，直追庄生“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”之旨。笔下蛙禽稚拙如婴童涂鸦，墨渾淋漓间混合老聃“复归于朴”之真义。此等化匠气为道炁之功，岂非“和



池中蛙趣 理勤功 作

其光，同其尘”之至境？

先生立根老子故壤，深汲玄元道髓，复蒙京华耆宿崔子范、李可染诸公亲授。遂将乡邦文脉升华为宇宙哲思，其画风之“稚拙古朴”，实乃“大

巧若拙”之笔墨证道。恩师崔公喻艺途如“三载潜地之蝉”，先生奉“十年寒窗”为心印，焚膏继晷，数度涅槃。当其吮毫濡墨，万树梅花自胸中涌出：渴笔焦墨写老干，若太初霹雳劈开混沌；胭脂泼彩点新蕊，似鸿蒙初判时星云迸溅。浓淡燥湿间阴阳激荡，疏密虚实中刚柔互济，此非“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”之图示乎？故人民大会堂藏其《铁骨报春》，非只重其技法，实乃礼赞楮素间“大道至简”与“和光同尘”交融之境。先生以扛鼎之笔，为当代大写意注入黄老哲学的浑厚道炁，其垂范之功，犹北辰居所而众星拱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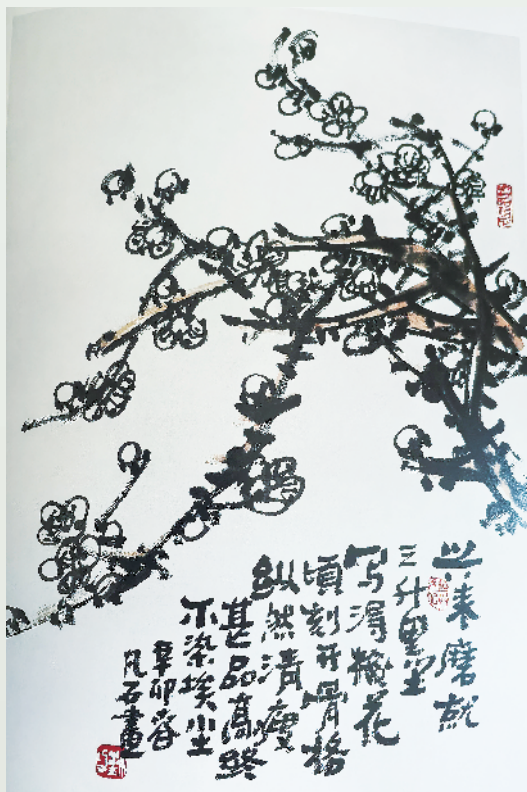
理勤功先生之艺道，乃以如椽巨笔在素宣上构筑“众妙之门”。观其梅作铁干虬枝，宛见“反者道之动”之玄机；赏其荷图墨彩氤氲，暗合“有无相生”之至理。昔张璪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，先生则更进一步——以心源融道源，以笔墨证大道。其画中的一花一叶，非仅物象摹写，实为宇宙精魂之凝聚；一笔一墨，不只技法呈现，乃是天地大美之流淌。斯人斯艺，足令观者在水墨氤氲中，照见那“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”的永恒道境。

赞曰：

玄元故里道根深，
笔底烟霞太古心。
梅魄铸霜香愈烈，
荷魂浴月影弥真。
寒窗十载蛻凡骨，
大化周流见本心。
谁谓丹青为小技？
漆园风骨照艺林！



大福大寿 理勤功 作



不染埃尘 理勤功 作



花之意象 理勤功 作